



蝴蝶吻

butterfly kiss

任玉瑶/著

罗洁/策划

如果爱上一个不能够爱的人，你
不能亲吻她的嘴唇，只能吻一下她的
眼睛，必须很轻盈很小心，就像一只
蝴蝶无声降落，再无声起飞。这种方
式叫蝴蝶吻。



朝華出版社



蝴蝶吻

butterfly kiss

任玉瑶/著

罗洁/策划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蝴蝶吻 / 任玉瑶著. —北京: 朝华出版社, 2006.1
ISBN 7-5054-1467-4

I. 蝴... II. 任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52353 号

蝴蝶吻

作 者 任玉瑶

策 划 罗 洁

责任编辑 焦雅楠

责任印制 赵 岭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

电 话 (010)68433166(总编室)
(010)68413840 68433213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88415258(发行部)

印 刷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889×1194 毫米 1/32 字 数 120 千字

印 张 8.25 插 页 4

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054-1467-4/G·0836

定 价 1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

夏优蓝是个古灵精怪的小丫头，在单亲家庭长大，从小就不知道爸爸是谁，她深切又热烈地爱着帅气、冷俊的大帅哥林佑安。林佑安被夏优蓝的坦诚、本真所感动，正当他们要走到一起，却意外发现，两人竟是同父异母的兄妹。爱情一下子变得如此遥远……



一个是心地水晶般善良、性格百合般温柔的苏晓畅，一个是脾气性格刁蛮古怪、行为举止匪夷所思的希诺，这两人居然是一对亲姐妹，真令人难以想像。要说她们的相同点，恐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，都爱林佑安……



陈谨明是家境富有、浪荡不羁的男生，独来独往，对任何事物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，用自己特别的方式喜欢着优蓝。年少的时候，有很多男孩，会把最深的爱，藏在玩世不恭的背后……



顾若若是夏优蓝的闺中密友，家境贫寒，外表柔弱，内心自卑，表面上和优蓝很好，其实心里很恶毒地嫉妒她。有一个朋友，生活无疑总会节外生枝，多出许多事情……

Butterfly Kiss

目 录

CONTENT

- 1 Part1 从漫画中走下来的王子
- 33 Part2 不要把我当妹妹
- 63 Part3 傻瓜都一样
- 99 Part4 友谊的重量
- 131 Part5 又是一个妖精
- 165 Part6 这种爱不可思议
- 195 Part7 远远在一起,远远喜欢你
- 237 Part8 结局还是开始?





* Part 1 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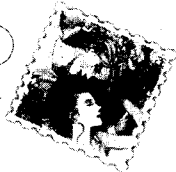
从漫画中走下来的王子 *

>>我微笑,难过在心底汹涌着,脸上却不见痕迹。



我只感觉他身上仿佛有莫名的温暖在吸引着我,究竟是如何的一种形态,连自己也描绘不出。但我知道,那种温暖源远流长,深不见底。足以让我一点一点淹没其中。





(1)

一大早,我还缩在被子里做着香甜的美梦,枕头边的手机却不依不饶地响起来。接起来听,原来是顾若若,她的声音在一阵朗朗的晨读声中瑟瑟发抖,“优蓝优蓝,你快过来,又要迟到啦!”

不是吧?我一个激灵,立马就从被窝里跳出来,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,然后以光速洗漱完毕,提起书包就要冲出家门。我妈适时地从厨房里跳出来,一把扯住我,“优蓝,早饭还没吃呢!”

“您别管了!我很急的。”

我妈一向都拿我没办法,她叹口气,从钱包里抽出一张百元大钞塞到我手里,“拿去,自己买早点吃。”

“什么嘛……”我嘟囔着,“吃顿早饭哪要这么多钱……”

抗议归抗议,我还是乖乖接过了钱,否则我妈是绝不会放我出门的。从小到大的记忆里,她似乎在不断地塞给我

钱,买洋娃娃,买漂亮的裙子,买一切女孩子梦寐以求的物品。这个时候,我妈就显得特别骄傲。她总是说:“我们家优蓝可不比别人家的孩子差。”

可是我觉得,她那么大方的出手完全是做给别人看的,以此显示我们幸福的生活状态。

哦,忘了说,我没有爸爸,从一出生就没有看过他的模样。其实这也没什么,妈妈和我两个人也能生活得很好,我们有足够的钱和足够的骄傲,每当其他家庭美满的孩子流露出对我鄙夷的神情时,我都特不屑。我想,你们有爸爸能怎么样?我有的好东西,你们的爸爸未必能买得起呢。

在这一点上,我和我妈的认识很一致。

唉,不说了不说了,再啰嗦下去,又该迟到了。这个星期比较倒霉,早晨总是睡过头。在我们班上,迟到一次的代价的就是罚扫一天,我不能再无辜地当替罪羊了,绝对不能了!溜出家门之后我从地下室里翻出好久没骑的单车,仔细检查一下,好像也没什么毛病。那么就冒险飙一回车吧,起码比坐公车要快得多。



一路顺风,在我满头虚汗地闯了N个红灯之后,终于幸运地活到了学校的大门前。正要滑下那个最后的陡坡冲进校园,这时忽然从路边闪出一个人影,幽幽地就飘到了我的车前……

“喂!闪开闪开!”我一边大声嚷嚷,一边使劲地握着刹车。

那个人终于怔怔地回过了头,却是诧异无比的样子,压





根没想到身后横冲过来一辆单车。更要命的事情还在后面，就这么危急的时刻，我一边飞速地从陡坡上滑下来，一边无奈地发现——我的刹车坏了。

这是单车在报复我把它遗弃在地下室太长时间了吧？

我咬咬牙，正准备牺牲自己干脆地摔倒算了。路边再次冲出一个人影，利落地扯住了我的车，无谓地一推，只听“哎呀”一声，随后我整个人连带着车齐齐摔倒，倒是保护了那个即将被撞的麻烦鬼。

全身立马响起阵阵的疼痛，完了，该不会把我摔残废了吧？这么一想就更觉恐怖起来。我连眼泪都顾不上掉了，急忙张大眼睛寻找肇事者，愤然地大声抗议：“你这人怎么搞的？有没有点公德心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剩下的生生断在喉咙里。

我被眼前的这个肇事者惊呆了。

该是漫画里才会出现的人物吧？不羁的发，英挺的脸部轮廓，从侧面看上去像雕塑品一般完美。晨风微微扬起他白色衬衣的下摆，顿时，有什么东西也在我心里轻轻摇曳起来。

听到我大声的抱怨，他转过脸，表情高傲而冷漠，“怎么了？”他问，“你说谁没有公德心？”

“我……”我的脸一点点热起来。该死，夏优蓝你这个花痴，不就是长得比较帅吗？再帅也不能做这么缺德的事啊！认识上升到这个层次上，我好不容易定下神，“就说你没有公德心！凭什么推倒我啊？”

“因为你的车要撞到我女朋友了。”帅哥一字一字地说。

什么？这时我才注意到他身边那个纤弱的女孩子，微微低着头，看不清面孔，但凭气质就知道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女。很好啊，很配啊，我在心里赞许地点点头，牙齿却咬得嘴

唇生疼。

“好吧。”我也不好意思继续坐在地上无赖了，站起身，拍拍灰，努力做出一副潇洒的样子说，“这次就算啦。”

说完我扶起车准备英雄地走掉。步子刚迈开三步，身后又有个微弱的女声叫住我，“不好意思啊。”那个声音歉意地说，“我叫苏晓畅，是三年 A 班的，你如果摔到哪了，可以来找我。”

嘁！什么意思？以为我连医药费都出不起吗？我回过头正准备再讽刺几句，目光触到她那双大大的眼睛，里面有如婴儿一般清澈。顿时任何指责的话也说不出来了。我想，恐怕谁也不忍心对这个天使一般的人物动怒吧？

摇摇头，只好自认倒霉。我转过身前最后瞄了眼帅哥，他的表情还是一样的漠然，仿佛什么也不放在眼里，说得更残忍一点，他是压根没正眼瞧我一下。

我带着沮丧的心情一瘸一拐地走进教室，迎面就是劳动委员笑得过于谄媚的脸，“夏优蓝，不好意思，今天又该你打扫了。”

“说吧，扫哪儿？”我有气无力地支起眼睛。

“呃……”他支支吾吾很为难的样子，“今天……好像就厕所没安排人了……”

听到这句话，我气得要跳起来了，“你们有毛病啊？一大早就齐着心来欺负我？我哪里惹着你们了……”话说到后面，我的声音几乎都哽咽起来，又联想起帅哥的冷漠和自己悲惨的遭遇……

“算了。”平静下来，我认命地低下头，“我扫厕所就是。”

劳动委员笑眯眯地正要点头，忽然从我身后冒出一个人，声音冰冷却带着不容拒绝的胁迫开了口，“让女生去扫厕所，合适吗？”





“陈谨明？”这是我和劳动委员一起诧异的声音。

说起陈谨明，实在算得上一个不折不扣的问题人物。大概每个学校都有几个这样的极端分子吧？可我敢打赌，肯定没有谁能比陈谨明更加令人头痛了。他穿稀奇古怪的衣服，打数不清的耳洞，喜欢逃课，这些普通的罪行也就算了，更嚣张的是，这个家伙善于破坏课堂气氛，通常是我们课上到一半的时候，大门砰地被人一脚踹开，门后就是陈谨明似笑非笑的脸。



这种场景下，陈谨明因为他的特立独行成了公众的偶像，连一向羞涩的若若都两眼冒绿光，更别提班上那些看着《古惑仔》系列长大的女生们了。我撇撇嘴，很不屑，这样的男生有什么好呢？故意把自己伪装成一身伤痕的样子。因为这个理由，我从来对陈谨明没有任何好感。

然而在我疲于争辩的时候，却是他站出来，不动声色地要为我讨

回公道。

“咳……”劳动委员极力掩饰慌张，“她迟到了呀，这是规矩，你……”

“我也迟到了。”

“咳……那你们俩协商下吧，看谁扫……”说完，那个狐假虎威的家伙溜烟地消失在走廊尽头了。陈谨明这才转过脸看着我，眼角眉梢是说不出的暧昧。

“看什么看呀？”我不耐烦地推开他，“走开走开。”

身体却似乎被什么东西牵绊住了，我怒气冲冲地回过

身去，陈谨明仍旧是一脸玩味的神情，不说一句话。手里执拗地握住我的书包带子。

“你……”我有些愣住了。

两人僵持了一分钟，他终于试探地叫我的名字，“夏优蓝？”

“对呀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“你真的叫夏优蓝？”

“我们同班一年了吧？”我不高兴地皱起眉头，“不要说你第一次知道我名字。”

他想了想，忽然露出有如孩子一般羞涩的笑容来，“我不怎么上课。”他解释，“可是你真的是夏优蓝吗？那个没有爸爸的夏优蓝？”

“你这是什么话？！”我大声地打断他，真是的，刚有点好印象，又拿这么尴尬的话题来为难我。

“对不起……”他似乎刚刚意识到，忙不迭地道歉，我不想再听下去了，扭头坚决地进了教室。教室里若若正坐在位置上不安地绞着手指，见到我便焦急地询问：“没事吧，优蓝？我打过电话给你，可是……”

“行了行了！”我狠狠地把书包塞进抽屉，“今天真是邪门了！”

“怎么了？我刚才看到陈谨明，他……”若若继续追问。

“小姐，拜托你别问了好不好？”我皱起眉头，“让我安静会。”

“哦。”若若说着就委屈地低下头，唉，她总是这么让人不忍的样子，怪不得那么多男生都喜欢。甚至连我看了都觉得怜惜。

“好啦好啦。我不该那么凶。”我嘟囔着，塞了块巧克力到她手里，“对不起啦。”





若若勉强地笑了笑。笑容还是有掩不住的卑微。“没事，优蓝，可能……我天生就是这么让人讨厌吧？”

说得我哭笑不得。其实有很多次，我都很想告诉她，她顾若若根本不用这么看不起自己，她有那么漂亮的外表和温柔的性格，成绩也不错。只不过家境贫寒了些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所有人的心目中她简直成了灰姑娘的化身，迟早要找到王子过上幸福的生活，而我，呵呵，为了配合这个童话，于是成了灰姑娘的姐姐，那个粗笨而坏脾气的丫头。

没关系没关系，反正我学不会温柔可人傻傻笨笨的样子，我就是这么凶这么尖锐这么无可救药，没有男生喜欢我也没关系，我还不稀罕他们呢。

可是，在这个暖暖的夏日，我趴在桌上看着天光一点点流过，忽然感到有些莫名的悲凉。

如果，如果我也是个纤弱的需要保护的女生，我还会被人粗鲁地推翻单车吗？我还会被没有道理地打发去扫厕所吗？更重要的是……会不会……会不会也有男生喜欢上我呢？这个男生，呃……具体点说，就是早晨那个英俊得仿佛从漫画上走下来的那个啦！

想到这里，红潮就一点一点地爬上我的脸庞。

若若又在一旁小心地推我胳膊，“什么事？”我转过脸去看她。

“好奇怪呢。”她小声地说，“陈谨明今天居然没逃课。”

“哦。”

我对那个家伙没兴趣。不过说起来很奇怪，他怎么知道我没有爸爸？这个秘密早该在我小学时代就湮灭了，那时我曾拎着两块板砖站到讲台上，声威并重地恐吓，谁再敢提我是私生女，我立马就拿这板砖拍死他。

全班一片死寂，而后果然老实了。不过我的名号也就此